那一年,准确说应该是1998年初夏。 我们又搬家了,新家离原来租住的地方不远,就在斜对面。这是三间门面房,上下 共两层,父母租下这房后,就带着我5岁的 大女儿去了父亲的老家。留下我、老婆和 3岁的小女儿。老婆逢场做点小生意,我 则看着铺子,顺带照顾小女儿。那一年, 我刚好30岁。

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,我们只住了一间。前面是铺子,后面做卧室,其余两间门面房连门都没开过,更别说楼上的房间了。

有一天,我正忙着招呼顾客,从门市 外面走进来三个陌生人。为首的中年人 一进门就跟我打招呼:"老板,生意好哦! 等你忙完,我们跟你商量点事。"

"有啥事?你们说嘛!"等顾客走后, 满心忐忑的我打量着这三个不速之客。

为首的中年男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,"我姓柳,区公所的办事人员,这两位是派出所和工商所的同志。我们想租用你的房子——上级安排在这儿设临时检查站,你这儿门前坝子宽敞,正合适。"说着,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红头文件。听说是租房的,我便松了口气。

"好嘛。你们来住就是。"反正旁边两间房空着也是空着,多点人住也热闹点。 我爽快地答应了。

"只住两个月,房租600元。这是上面制定的标准,五个片区,设立五个临时检查站。"我连说租金高了,毕竟我们从房东那里租过来,整栋才800元。老柳笑了笑,你是实诚人。

就这样,老柳他们住了进来。他们有时人多,有时人很少。白天清闲,夜里忙碌些,设卡查车。我忙着铺子的生意,偶遇他们上楼或下楼时,便点头打个招呼,大家彼此混了个脸熟。

"小梁,中午不要做饭了,到我们上面来吃个便饭。"那天临近中午时,老柳拐进我的门市对我说道。我说,"不了,我带个小孩,不太方便。"

"不要客气嘛,就这样说定了哈。"老 柳打断我的推辞。

"莫拘礼,大家又不是外人。"桌上的

陌生人的温暖

□梁俊(四川)

菜很丰盛,味道也不错。但我却迟迟吃不下去,这几天胃老是隐隐作痛,还时不时地恶心呕吐。老柳道,"小梁,我感觉你气色不好,是不是病了?"我强忍着说,"小毛病,估计是这段时间吃了不太干净的食物,过一天就好了。"

勉强吃了几口,我便告辞下楼。胃越来越难受,我安慰自己,可能上床睡一会儿就好了。可是,就在我往床上躺的一刹那,一股剧痛从右下腹袭来。我顿时呻吟起来,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,女儿吓得大哭起来,她尖利的哭喊声惊动楼上的老柳和瘦高个警察。

他们冲进来时,我正跪在床上,"估计 是阑尾炎,哎呀,疼死我了"。

"马上送医院,坏了,我们的车刚走了,这咋办?"老柳急得直搓手。

"老柳,我来背,你带孩子。我们走路 去。"

瘦高个警察蹲下身子,他背起我时, 为减轻走路震动给我带来的痛苦,就让我 的双膝抵在他的腰上,然后迈着小碎步向 一公里外的医院赶去。

"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,马上手术。" 接诊的医生下了诊断,在我被推进手术室时,我看见瘦高个警察满头大汗躺在长椅 上喘粗气,累得几乎虚脱。可是,我连说 声谢谢的力气都没有,只是侧头看了看 他。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伸出手指在 嘴边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,然后又笑着对 我竖起了大拇指。 "醒了,醒了。"手术后昏迷三天三夜的

"醒了,醒了。"手术后昏迷三天三夜的 我终于醒了。妻子泪眼婆娑,喜极而泣。

我虚弱地睁开双眼,从妻子那儿得知了被推进手术室后的情形,就在手术开始时,突然停电了。医生让护士去找来几只手电筒继续我做手术,但是,我的盲肠已经化脓,有粪便漏出,血压持续下降,医生

必须争分夺秒。历经4个小时的痛苦煎熬后,我才被推出手术室。

这家医院当时正处于搬迁状态,已不再接收病人,医生、护士一批批走了,我的血压、体温逐渐恢复了正常,一切都主,在向的方向发展,唯一让人担心的是:术护气,怕引发肠粘连。这大理里,护子已换成第三个了,她照例测归我的血压、体温。"你放心哈,基本正常,但是要注意排气,放了屁就赶紧告诉我,我可上意解房斜对面的护士站。"半夜,我终于上库暗的灯光,赶紧去报信。

护士姐姐很快赶过来:"这下放心了, 说明肠胃开始蠕动,可以进食了。"得知我 们没有准备吃的,护士姐姐转身说,她有 煤油炉,可以给我煮面条吃。

不一会儿,护士姐姐端来一小碗醋汤面,"没有啥调料,我只是放了点盐巴、醋,还有猪油,你就将就点吃吧!"她喂我一口一口吃下去,面条的香味混着暖意,驱散了多日的病痛,"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医院马上停诊,再过两三天,我也要走了,你回去后,要吃软食,多补营养,伤口才好得快。"她叮嘱道。

这碗醋汤面的滋味,胜过任何美味珍馐,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我出院回到家,发现老柳和瘦高个警察都已结束任务,撤回原来的单位。曾经热闹的房子又变得空空荡荡,让我感到有些失落,总觉着亏欠他们些什么,可又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。

如今,我早已不住在那三间门面房了,但每次路过,总会想起那个夏天:空荡荡的屋里住进了一群"陌生人",在我生命最脆弱的时刻,向我伸出援手。还有护士姐姐和那碗面条,让我懂得陌生人的温暖也可以如此滚烫。



前些天,我信步宣汉县百节溪公园,忽见一辆小吃车摊前围了一群食客。好奇地凑近一看,干净整洁的摊车上,摆满了各种小吃:黄澄澄的凉皮、凉面;清清爽爽的凉虾;各种水果搭配的五颜六色的冰粉……这些老少皆宜、秀色可餐的美味小吃,一眼就叫人垂涎欲滴,难怪引人驻足。

"陈姨,是你呀!"一声甜美的问候传来,抬头发现这对年轻的摊主夫妇,竟是我十几年前为他俩做"红娘"的亚玲和梦林。接住亚玲递过来的凉虾,他们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迅速活泛开来。

那时,我住在枣林苑,与亚玲父母同楼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去同村一个姐姐家作客。席间,姐姐指着一个微胖圆脸戴眼镜帅气斯文的小伙说:"这是你小平哥的侄子梦林,他刚从外面打工回来,还没

要女朋友。你看哪儿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?"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前两天在楼下见到的一名妙龄女子。当时,她妈在门前梳着一头秀发,见我和她妈妈对在门前梳着一头秀发,见我和她妈妈对呼,便投来羞赧一笑。这一笑,让我对妈妈生好感。回家后,我特意去楼下的刚从外面打工回家。真是机缘巧合,当我说明来意,亚玲妈妈便满口答应。安排相亲时,他俩一见倾心。通过半年交往,双方情投意合,步入婚姻殿堂。

双方父母都通情达理, 齐心协力为儿女营造一个安心的小家。当时, 梦林父母还没在城里买房, 亚玲父母不仅没提要什么彩礼, 还将买的两套门面房一套留给儿子, 另一套送给女儿作为婚房。新婚燕尔, 亚玲梦林夫妇怀着对幸福的憧憬,继

续南下打工。当他俩有了一双可爱的儿 女后,每次离家前,看着孩子可爱又可怜 的模样,两人心如刀绞。

为了一家人能和和美美地在一起,他俩决定结束在外漂泊的打工生涯。经过四处考察和商议,他俩学习了制作凉虾的技术,买来全自动凉虾机器,并将不足五十平方米的门面房当作"加工坊"。他俩决记一定要做"良心食品",那些精挑细选的积累,让食品",那些精大细、口感经滑醇香,配上手工熬制的红糖,让食客一尝倾心,成了口口相传的舌尖美味。

劳动收获了快乐,也收获了财富。正 所谓小生意赚大钱,夫妇俩累并快乐看。 一杯小小的凉虾,不仅圆了一家人团圆创业 赞,还实现了致富梦。夫妇俩用回乡创业 攒下来的第一桶金买了一套大电梯房和 私家车,父母则一边帮他们带孩子读书, 一边种植各种应季水果,除了自家吃,就 在微信群打广告,让人们现场采摘开车。 在微信群打广告,让人们现场采常开车回 乡下老家,一边帮着父母干活,一边享受 快乐的亲子时光。

十余年光阴,一晃而逝,在亚珍和梦林这对八零后年轻夫妇身上,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最好的婚姻。他俩将温情和浪漫,将陪伴和长情藏在一杯凉虾里:清冽,甘甜而绵软!与其说这是凉虾的味道,不如说是爱情的味道,幸福的味道。

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溦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